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5 讲，读者反应批评

© 2024 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我们完成了一些讨论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解释方法的会议。在上一次会议中，我表示我们将转向沟通的第三个方面的另一个方面，即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我们还说过，结构主义是文本批判或文本中心方法下的特征方法之一，它让位于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表现出结构主义之外的关注，并且后结构主义常常被认为是更多的后现代方法。诠释学和圣经解释。

例如，尽管可以说有更多的内容可以总结，但后现代的解释方法通常被视为具有许多特征。我只强调其中三个。第一个是多元主义，即处理文本（即处理知识和意义）的解释学多元主义。

也就是说，不存在正确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对现实的解释，而是存在一种均衡效应，而不是等级制度，对现实或意义没有正确的解释。通常，根据后现代方法，意义常常被视为权力，并且常常被视为滥用权力来断言存在一个正确的意义。没有正确的含义、方法或解释会产生拉平效应。

其次，在后现代方法下，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意义被视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对文本的客观、中立的解释，而是人们带着自己的倾向和倾向一个人以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圣经文本，一个人看重什么，一个人在文

本中发现什么，一个人想要找到什么。第三，阅读社区塑造了我们的观点和解释圣经文本的方式。同样，我们的文化、我们所属的社区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决定我们阅读圣经文本的方式。

但是在后现代或后结构的解释方法中，我想在这一节中特别关注一种方法，那就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说要再次排练某种历史性和逻辑性。释经学和圣经解释是如何发展的。诠释学在逻辑和历史上贯穿了传播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历史和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强调文本的产生和作者在产生文本中的作用。目的是揭示作者的意图。

因为这被认为是不可恢复的、不必要的甚至不可能的，所以焦点转向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其中文本本身成为意义的所在。然而，由于围绕这一点的一些困难，以及任何方法论都未能成为文本的中心或最终阅读或意义或文本的客观阅读，这就让位于我们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现在就开始讲。也就是说，意义的主要来源现在是读者和读者解释文本的能力。

因此，读者回应批评作为这种焦点或这种解释方法通常被称为，包含我们将要研究的许多方法，许多可能的方法。但所有形式的读者反应批评的主要焦点是读者理解文本。同样，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甚至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都无法提供客观意义，现在催生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其中意义必须是读者与文本交互的结果。

理解文本的是读者。根据以作者为中心，换句话说，根据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文本有作者赋予的生命。作者对文本的生命和文本的生产负责。

因此，通过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作者赋予文本生命。根据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文本有自己的生命。但根据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只有读者通过阅读文本赋予文本生命，文本才具有生命。

换句话说，读者有责任确定意义，寻找文本中的意义，甚至创造文本中的意义。读者有责任确定文本中的内容。因此，读者回应批评或读者回应解释方法。

同样，在这种方法下，文本充其量只是具有潜在的意义。文本仅具有读者现在必须发现或创造的潜在意义。换句话说，在历史方法下，特别是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但更准确地说，进一步追溯到更启蒙或理性的方法，读者常常被视为客观的，几乎是被动的观察者。

还记得我们讨论过几个模型，读者头脑一片空白，或者是一块空白的石板，等待从文本中接收感官知觉，或者读者就像一块空白，一块干海绵，等待通过纯归纳吸收数据推理。人们可以简单地用纯粹的归纳来解释文本，并且一个人的解释将与文本中发现的内容相对应。所以作者几乎被视为一个被动的观察者。

而在读者反应方法中，读者更积极地阅读文本并解释它，并且是在文本中创造意义的积极代理人。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至少有两种方法，我可能会添加第三种方法，该方法可能属于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已经出现的两种重要方法，至少大多数人会承认，两种可能的读者回应批评的方法是一种更保守的方法（正如它经常被标记的那样）和一种更激进的方法。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些内容。但我认为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读者反应批评可以选择关注历史读者，即文本的原始读者。所以有人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的最初读者，或者列王纪第一和第二本的最初读者，或者马太福音，或者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最初读者，会怎样呢？最初的读者会如何看待这段文字？他们怎么会理解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读者反应批评可以涵盖历史读者、文本的原始读者，并询问他们将如何理解它，以及他们将如何解释文本。

所以这有点像公元前一世纪或公元前五世纪的读者回应批评，向历史读者提出问题。然而，在他的读者反应批评中，更突出的是一些人认为更保守的读者反应，这通常与文学评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联系在一起，而他建议的是一些人认为更多的是文本引导的读者反应，或者几乎是作者引导的读者回应批评，或者解释文本的方法。也就是说，文本本身指导读者如何阅读文本。

换句话说，读者可以对文本进行的操作受到限制。所以伊瑟尔认为，是的，作者、读者都参与意义并发现意义，他们应该发挥创造力，但文本本身有限制。

伊塞尔认为，文本中存在作者留下的空白，读者需要填补这些空白才能理解文本，而读者必须填补这些空白，以便从文本中浮现出意义。

但同样，文本本身也为如何发生提供了限制。文本本身为阅读过程设定了限制。伊泽尔还引入了隐含读者或理想读者的概念，即文本假定的读者，物理读者必须认同才能阅读文本。

再次，有些人将其称为更多的文本引导的读者反应批评，或作者引导的读者反应批评。也就是说，读者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读者不能完全自由地对文本做任何他或她想做的事情。意义和阅读并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旁观者眼中的事，而是作者邀请读者进行创造性的解释。

正如一个有趣的例子，特别是在填补文本的空白方面，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例如路加福音第 2 章的诞生叙述或所谓的圣诞节之类的文本。故事。当你思考它并回头阅读它时，你会发现有趣的是我们必须填补多少空白才能理解文本。因此，你从一段文本开始，将耶稣诞生的事件置于希腊罗马历史中，这样就从凯撒奥古斯都成为世界皇帝的那些日子开始，然后发出了对整个世界征税的号召。那时。

而奎里尼乌斯也是这一时期叙利亚的总督，所以这就设定了历史背景。但随后文本开始快速跳跃并留下了一些读者已经填补的空白。故事开始于约瑟从加利利上来，从拿撒勒城到犹太，最终到达大卫的城，称为伯利恒，他和他怀孕的

妻子玛丽一起来了，但接下来的事情是，虽然他们在那里，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它没有告诉你差距有多长或有多长，也没有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我们经常通过想象来填补这些空白，玛丽和约瑟夫是否乘坐大篷车？他们自己去的吗？我们经常想象约瑟夫和玛丽一起牵着一头驴的画面。玛丽一到就生了吗？他们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吗？文本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经常填补这些空白。

当它告诉我们婴儿被衣服包裹着并躺在马槽里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马槽的，我们不知道马槽在哪里。再次，我们通过构建各种场景来填补空白，有时是基于传统，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在某个地方有一个马槽、一个谷仓或一个棚屋，玛丽和约瑟夫会去，但文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何时这样做或为什么这样做。由于文本中某个词的翻译错误，我们经常想象玛丽和约瑟夫去一家旅馆、一家酒店，但没有空位，我们没有被告知确切的原因，但我们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他们去一个有马槽的谷仓或马厩，耶稣最终在那里出生。

但有趣的是，翻译的这个词是路加福音其他地方用来指客房的词。那么更有可能的是，玛丽和约瑟夫有可能去了亲戚家并住在客房里吗？此外，我们没有被告知，虽然婴儿被放在马槽里，但我们没有被告知确切的位置，我们没有被告知他们一直呆在马槽里。我们经常想象玛丽和约瑟夫在伯利恒生下耶稣的整个过程中都在马槽里，但他们是否有可能留在客房里，当分娩的时候，他们会离

开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偏僻的地方，那就是马槽，或者对不起，那将是一个马厩，里面有这个马槽，这个饲料槽。

一些考古发现表明，这可能有点像房子旁边的壁橱或单坡屋顶。那么，我们又没有被告知，玛丽和约瑟夫是否一直在那里度过？他们在客房吗？然后文字说，到了生产的时候，她生下了一个孩子，把他放在马槽里，因为客房没有地方了。难不成他们在客房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宫缩临近了，到了临产的时候，客房里已经有其他人了，太拥挤了，他们就去了。到唯一有隐私的地方，那就是马厩。

再说一次，我们没有被确切告知。当我们阅读文本时，我们必须填补许多空白才能理解文本。再说一次，我的观点不是建议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路加福音和叙述、出生叙述，而是要展示作为读者我们如何创造性地填补空白并尝试理解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故事。为了给出几个针对读者反应批评采取更保守方法的例子，再次主要使用新约圣经的例子，一位名叫罗伯特·福勒（Robert Fowler）的新约学者分析了喂养叙事，喂养了 4,000 人和 5,000 人在马可福音第6章和第8章中，他从第一次阅读该文本的读者的角度以及第一次阅读该文本的感觉进行了分析。

在《马可福音》和其他福音书中，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在圣体圣事的背景下阅读它，而耶稣喂养五千人或路加福音四世和五千人的喂养叙事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在圣体圣事的背景下阅读它，即具有圣体圣事的内涵，即是指圣餐。但福勒再

次想问一个问题，从第一次阅读文本的读者的角度来阅读文本感觉如何？他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圣体圣事或圣餐直到叙述的后期、阅读过程中才出现，也就是直到人们到达马可福音第14章。所以根据福勒的说法，他说这是不合法的阅读文本并从第一次读者的角度阅读，从圣体背景或圣体背景中阅读《马可福音》中的4,000和5,000人的喂养，因为这直到阅读过程的后期才会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启示录假设有一个理想的读者。就好像作者假设了他希望读者、真正的字面读者认同的某个读者，而这个读者能够在与旧约圣经不断的互文关系中阅读《启示录》。因此，作者认为启示录的理想读者或有能力的读者是一个能够与旧约文本建立联系的人，并且能够认识到并了解启示录中的旧约幻想和旧约联系的人。

事实上，作者有时甚至似乎在整本启示录中公开引用旧约文本来培养读者的能力。描述对读者反应批评的更保守方法的一种方法可能是将其与点对点进行比较。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熟悉有时是儿童涂色书，有时是在我们的报纸和报纸的版块中，在那里您可以找到填字游戏或卡通，您可能会在书中找到这个空间的点到点，然后在那里将是一系列编号的点，您需要将这些点连接起来，然后就会出现某种图片。

更保守的读者反应方法可能并且已经与点对点进行比较。这些点就在那里，但作为读者，你应该将它们连接起来，而数字会引导你连接它们。也许更好的类

比是，对于保守的读者响应方法来说，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比，但类比可能是一个点对点的类比，其中一些点已编号，但其他点没有编号，给您一点点连接它们并进行创造的自由。

换句话说，你是被引导的。您可以制作的内容受到限制，但在一天结束时制作图片有一点自由。换句话说，你无法创建你想要的任何类型的图片，而是你在文本中发现的内容中受文本本身的引导。

所以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这是一种更保守的方式来回应读者的批评。仍然强调读者的作用、读者的创造力，以填补阅读文本的空白，但仍然对读者在文本或作者的指导下可以做什么施加限制。

一种更激进的读者反应批评方法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名叫斯坦利·菲什

（Stanley Fish）。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最为人所知，你在读者回应批评中所做的任何阅读都会被介绍给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他以他的著作《这堂课上有课文吗？》而闻名。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样表达可能会显得很奇怪，但它却是这种方法的核心。也就是说，读者创造意义，更进一步，读者创造文本。

也就是说，根据斯坦利·菲什的说法，文本和含义本身并不存在。因此，与以作者为中心的方法不同，作者没有创造任何文本和意义。与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不同，不存在任何文本，而是独立存在的自主文本。

但相反，根据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所主张的激进读者反应批评，根本没有文字。但相反，读者创造了文本。因此，他的作品标题是《这堂课上有课文吗？》类负责创造意义、创造文本。

因此，意义当然是在旁观者或读者的眼中。读者不仅理解文本，而且实际上创造文本。他们决定如何处理文本或如何解释。

借用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使用的点对点的类比，如果保守的读者响应方法可以与具有一些编号来指导您如何连接它们的点对点进行比较，那么激进的读者的反应将是点对点、分散的点，根本没有数字，您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创建自己的图片。或者，比较另一个类比的另一种方法可能是墨迹测试，即观察者观察并询问看到了什么。在这一系列的墨迹中你看到了什么？通常，它是在情人眼中、在阅读它的人眼中。

因此，文本可以被视为一堆分散的点，人们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将它们简单地连接起来。因此，连接它们的方式将决定所创建的图片。因此，这些点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您将它们连接起来并创建一张图片。

与我们前几节讨论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期以及对人类理性的强调的解释学的一些历史根源相比，解释常常被视为主体对客体的掌握。主体（即解释者）和

客体（即文本）之间存在着区分。在阅读读者反应批评的情况下，主体与客体，即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这种划分被消除和溶解。

相反，文本变得更多，用另一个比喻，文本变得更像一面镜子。它只是反映了我是谁以及我选择在文本中看到什么。它只是反映了我如何看待事物。

它反映了我对文本的看法。因此，对于斯坦利·菲什来说，文本作为一个实体，文本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从画面中消失了。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为康德所预见。

我们在解释学的一些历史研究中谈到了他以及康德对解释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激进的读者反应批评将伊曼努尔·康德的见解推向了合乎逻辑的极端结论。也就是说，我们说康德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他所谓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事物。我们无法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无法了解事物本身。

但知识是通过头脑中已经存在的网格和类别进行过滤的。换句话说，对于康德来说，人们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理解和知识是否必然与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精确相关。所以，当我看这本书时，我不能确定这本书本身到底是什么，而只能确定我是如何看待它的。

我对它的了解，我对它的感知是通过我头脑中的网格和类别过滤的。现在，对于康德来说，他似乎认为人类通常具有相似的、普遍的、相似类别，使他们能够理解并有意义。但是一条鱼，一个激进的读者回应批评将这一点推向了逻辑的极端，并提出了它们，因为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事物本身。

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说，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文本的真实面目。但相反，我们对它的理解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看法。此外，他还指出，每个人、每个读者对事物的看法都是不同的。

因此，根据鱼的说法，每个解释者都会根据他们对文本的看法而看到不同的事物。再说一次，文本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已经给文本带来的东西。那么，根据菲什的说法，因为我们只是作为读者来感知文本，所以他会说解释产生于文本，文本首先并不存在，然后我们阅读它，他会说解释产生于文本。

因此，暗示我可以通过应用正确的解释方法来获得文本的正确含义，对他来说是独裁对独裁。你不能告诉我我能用这些文字做什么。但相反，作为一名读者，我创造了意义。

例如，一，一可能会建议千禧年对《启示录》第 20 章以及第 1 至第 6 节的不同解释方法是读者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结果。因此读者能够理解文本，并且没有任何解释是正确的。因此，根据这种方法，对千禧年段落的解释都不是正确的，或者与作者的意图无关。

现在，这种方法提出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是否有任何限制或约束和意义，或者它只是对所有人免费或什么都可以？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确实表明天空不是极限，并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到达那里，他确实表明正确的解释存在限制。但问题是，有什么限制呢？正确解释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指导或限制解释？根据斯坦利·菲什的说法，答案是一个人所属的解释群体。因此，我所属的社区决定了处理文本的正确方式，或者决定了我将带给文本的价值观和方法、信念以及我将如何阅读它。

因此，我们的阅读只是社区信仰、社区价值观、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对文本的处理方式的延伸。所以，对一篇文本的正确解读，不是符合作者的意图，也不是符合文本，而是符合我所属的解释共同体，并由我所属的解释共同体决定。再次，人们可能会问，这就是加尔文主义者以某种方式阅读希伯来语六章的原因吗？或者这就是为什么非千禧年论者或前千禧年论者以某种方式阅读《启示录》第 20 章的原因？因为他们所属的社区决定了他们在文本中发现的内容。

举几个例子，非常非常简单的激进方法是阅读回应批评。许多解释者一直对简单地阅读旧约文本（例如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知书）感兴趣。同样，他们对根据作者的说法试图建立文本的历史意义不感兴趣，但他们很乐意应用现代意识形态和现代思维并将其读入圣经文本。

或者回到浪子寓言中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父亲、浪子和大儿子以一种解释方式被视为对应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再说一次，目标不是根据作者和历史背景或文本结构，文本的正确含义是什么，而只是读者在文本中创造意义。因此，当这种方法经常被运用到极端时，你有时会发现一些与我们对圣经文本的解读非常不同，有时甚至很奇怪的内容。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评估的方式来谈论这种方法，既考虑更保守的方法来阅读回应批评，又考虑更激进的方法来阅读回应批评。在我看来，这种方法的主观本质，有时是不受控制的本质，尤其是更激进的读者反应方法，肯定与圣经文本作为上帝所默示的话语的观点相矛盾，上帝打算在其中传达一种含义对于他的读者来说，他希望我们理解，他希望我们服从。在我看来，将文本中的意义完全相对化为读者的财产的激进方法似乎与圣经文本相矛盾，即将文本理解为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话语。

神在历史中行事，向他的子民传达信息，并期望他们会顺服地回应。因此，读者回应批评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有责任去发现自己之外的意义吗？文本是一面镜子，简单地反映我给文本带来的东西，还是文本更像是一个窗口，有我可以发现的意义？无论窗户多么脏，无论它有多么破裂，无论多么阴暗，我仍然可以透过它看到，并且在我之外仍然有一个意义，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发现并以适当的顺服做出回应。其次，根据许多评估，菲什对读者回应批评和解释

的激进方法没有考虑也没有解释某人如何通过阅读文本而真正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观点。

如果文本只是一面镜子，反映我给它带来的东西，我可以用它做我想做的事，那么为什么有些读者会因为阅读文本而改变和转变呢？它甚至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文字？作者为什么要写一篇文章？为什么文本，如果它是一面镜子，反映我的想法和我给它带来的东西以及我已经拥有的意义和解释。与此相关，您不仅如何解释读者如何转变，而且还解释人们如何使用解释社区的语言，如何转变或转换或改变解释社区和解释方法？菲什激进的读者反应批评似乎也无法解释人们在阅读文本时获得的新见解。第三，在解释性群体之外，似乎没有办法评估文本阅读的好坏或好坏。

事实上，在斯坦利·菲什的方法下，在激进的读者反应方法下，社区如何进行自我批评？一个社区是否有对其自身及其观点和观点进行批评的余地？有没有办法让另一个阅读社区或一篇文本挑战读者的解释社区？解释性社区有好还是坏？见解、阅读和解释实践有好有坏？第四，有点像最后的告别想法，是读者对批评者的回应，有趣的是，写信是为了被理解并传达他们的发现。尽管人们可能会问斯坦利·菲什是否始终如一，他的读者反应方法可以应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并根据人们想要的方式进行解释，这样也许我可以从读者的角度阅读斯坦利·菲什的作品，肯定作者的意图确实是解释和接近圣经文本的正确方法。但是读者反应方法对圣经文本有什么贡献吗？读者反应方法对解释旧约和新约有何

贡献？首先，我认为读者反应方法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圣经文本的中立、客观观察者和被动观察者。

我们不是纯粹的归纳解释者，只是等待吸收数据，而客观解释者只是等待圣经文本在我们的白纸上书写和铭刻。但相反，我们带着影响、预设、观点和承诺来阅读文本，这些影响、预设、观点和承诺会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我们属于影响我们阅读文本方式的社区和传统。

但问题是这些是决定性的吗？这些是否一定会扭曲我们看待文本的方式？因此，难道在我之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能影响、改变和转变我的思维方式吗？这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我的观点、我的价值观、我自己的背景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阅读文本的方式吗？但相反，文本可以挑战和改变读者。我们可以发现自身之外的意义。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观点和洞察力而受到限制，以至于无法在自己之外找到意义。

也就是说，文本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反映我给文本带来的东西并反映我的解释。但相反，它是一扇窗户，无论多么阴暗，无论多么破裂或肮脏，仍然让我们看到并洞察我们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和意义。读者反应批评的第二个见解是读者参与解释过程。

读者反应批评再次提醒我们，读者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只是坐在一旁观察所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积极参与发现文本中的意义的人。读者

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对话。因此，读者的目标在某些方面是发现并认同文本中隐含的读者，即文本本身假设的、作者假设的理想读者。

我们的目标是认同这一点，不仅仅是成为被动的观察者，也不仅仅是在文本中找到我已经带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沟通没有发生。在某些方面，只有沟通过程的所有三个方面都发生后，沟通才会发生。

作者创作文本，但读者阅读它。这就是作者写作的原因，为了向读者传达一些他们能够理解且适当的东西。因此，从一方面来说，如果读者没有解释和理解文本，沟通就不会发生。

我认为读者反应批评的第三个见解是提醒我们谦虚的必要性。读者回应批评可以使读者谦逊。我不会认为我有，而是可以客观地吸收数据并提出一个完美且自动对应于作者在文本中赋予的含义的解释。

读者的反应提醒我需要谦虚地进行解释，认识到我自己的短视和我对文本的假设的危险。它提醒我需要开放地听取其他可能挑战我自己观点的观点和读物。它要求我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文本的挑战，并愿意作为一名读者，特别是考虑到文本和读过文本的其他人，帮助我克服自己的解释学偏见，并愿意看到其他人文本中的观点可能有助于发现我自己阅读中的盲点，可能会发现我自己将自己的观点、见解和价值观强加于文本的倾向。

第四，最后就贡献而言，我认为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提醒读者反应方法可以通过提醒我们历史读者的角色和对隐含读者的关注来帮助我们，即意义是有限的。我在文本中发现的内容存在局限性。历史读者，以历史读者为中心，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作者在原始上下文中对文本的意图。

关注隐含的读者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读者在文本中假设的内容，即作者假设我们将参与和联系的理想读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并考虑到这些建议，我认为，当仔细接近和仔细控制解释圣经文本的过程时，读者的反应批评在某些方面有很大贡献。最后简单地总结一下读者的方法可能是什么样子，读者的观点可能是什么样子，或者读者对文本的合适方法可能是什么。

首先，在作为读者阅读圣经文本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给文本带来的假设和预设，以及这些假设和预设可能扭曲和影响我们看待文本的方式，无论好坏。我已经说过，许多基督徒对解释经文的一个常见反应是建议，好吧，我只是坐下来阅读经文。我以开放的心态来阅读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偏见或任何预设。

我只是让文字说话。同样，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扭曲文本的危险，因为那个人可能不会意识到他或她的假设、倾向、影响和价值观确实会如何影响他们的阅读方式文本。读者方法应该首先认识到我们确实带着假设、价值观和预设作为解释群体的一部分来阅读文本，这将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

它使我们能够意识到扭曲的可能性，甚至是如何使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变得富有成效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会议中看到的那样，有时我确信有些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从贫困、压迫和剥夺公民权的立场来阅读圣经文本的人这可能会以更接近原作者阅读文本的方式阅读文本。也就是说，他们的阅读情境与圣经原文和原文读者的情境非常接近。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预设并不一定会扭曲文本，而是与情境相对应，与文本的原始情境、读者的原始情境相对应。它可能是富有成效和富有成效的。多年来，我在解释文本方面学到了最多的东西，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那里学到了最多的东西，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我可能会如何以及在哪里阅读文本，从阅读文本中自己的21世纪北美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视角。

有时，这是通过聆听那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从压迫的角度来阅读，他们从一个混乱的位置、从一个贫困的境况中阅读。他们可能处于一个实际上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地方，因为他们所处的情况和背景有时更接近圣经作者的原始背景。虽然我可能会再次发现我自己阅读中的一个盲点，这可能会证明我自己的文化和处境，再次生活在北美西部中产阶级、社会经济中产阶级环境中，可能会如何影响我阅读的方式文本。

这也导致了我的第二个问题，然后我必须允许我的背景中的那些假设、预设和价值观受到文本的挑战和纠正，而且我也会说，通过文本的其他阅读，可能来自其他人的文本的挑战和纠正。有时能听到更好的位置。我需要对那些保持

开放的态度，以允许文本受到挑战和纠正。第三，这意味着我必须谦虚地对待文本。

再次强调，权威性、独裁性的阅读是不存在的，这些阅读只是简单地重申和重申我对他人的权力，并排除其他阅读过文本的人。最后，正如我所说，我们需要倾听，我们需要倾听其他人的解读。在解释文本时，我们需要允许他人的阅读来纠正我们的短视。

因此，我认为，读者在仔细利用批评时回应批评是解释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背景、影响力、价值观、文化，甚至我们所属的神学传统或社区可能会如何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因此，读者的反应批评提醒我们需要谦虚，需要倾听其他声音，但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文本仍然可以起到纠正我们的作用。

我们之外仍然有一些意义可以改变、挑战和纠正我们的思维方式。读者反应批评，特别是更激进形式的读者反应批评，然后在逻辑上可以进一步推进，特别是激进的读者反应批评在逻辑上进入所谓的解构主义，即超越读者方法的方法，发现简单地存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意义完全不稳定，文本也不稳定，结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意义联系起来。

没有中心。那么意义就变成了一场混战。它只不过是有时只是玩弄文本并做任何人想做的事。

随后，针对读者回应批评的更激进的方法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花一点时间讨论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再次属于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方法。我们将看看围绕这一点的几个主要人物，并对其进行评估，询问它对诠释学和圣经文本的解释有何贡献。

有哪些危险需要避免？并简要介绍圣经文本的意识形态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是从某些位置阅读文本并阅读圣经文本，目的是批评其意识形态、产生它的价值观和观点。再次，特别关注，例如，女权主义对圣经文本的解读。

再说一遍，只是为了向您介绍解释学和阐释的发展方向。并且始终以批判的眼光询问这种方法的价值是什么，以及缺点和危险。因此，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转向解构主义，并且也涉足意识形态的解释方法。